

銅器銘文「金甬」 與文獻「鸞和」之探究

鄭憲仁*

【提要】

本文討論的是西周銅器銘文「金甬」與文獻所記載的樂器「鸞」，並對出土實物做了聯結。

在西周銅器銘文中，有一種賞賜物稱為「金甬」，當前學界習將此器釋為「車軸上的青銅套子」。本文由銅器銘文、傳世文獻記載、出土文物的考察三方面來探討。認為金甬是具有身分表徵的一種青銅鈴，考古學界習稱為鑾鈴，是置於衡或軛上的鈴。

另外本文也就西周銅器銘文中的「鸞」加以分析，以釐清銘文、文獻、器物學所稱的「金甬」、「鸞（鸞、鑾）鈴」。

關鍵字：周朝 文字學 銅器 金甬 樂器

*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 本文曾於 2005 年 4 月第 16 屆「中國文字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此為修定本。

一、前言

古器物學的研究隨著考古的發現與文字學的發展，有更多新的意見，當前器物學研究的課題在器名、斷代、藝術風格等方面取得較好的成果，身分方面的探討仍是今後必需著力的課題。西周銅器銘文中提到不少器物名稱，除了器物自名外，大多是賞賜物，自名器對於器物名稱的研究提供直接的證據，在研究上容易取得成果，至於賞賜物的研究雖經歷宋儒、清儒及民國以來多位學者的努力，已提出很多意見，然而學界仍為分歧的看法所困擾。本文研究的對象是西周銅器銘文「金甬」一詞，這種器物是具有身分代表性的賞賜物，本文希望能藉由古籍的爬梳、結合考古學的成果，對銘文中的金甬，提出看法，也將古文字材料和古籍記載串連起來。

二、賞賜物「金甬」的歷來研究

西周銅器銘文提到賞賜成組的車馬器中，有一類器物稱為「金甬」，相關的銘文如下：

- 〈毛公鼎〉02841 ①：「金車：奉緝較（較）、朱鬻回（鞞）斲（斲）、虎匱熏裏、右厄（軛）、畫轉、畫輶、金甬、錯衡、金踵、金豕、約震、金簞弼、魚荀（服）、馬三（四）匹、攸（鑿）勒、金鬻、金雁（膺）、朱旂二鈴。」
- 〈泉伯戎殷蓋〉04302：「金車：奉鬻（幬）較（較）、奉鬻（鞞）朱虢斲（斲）、虎匱窰裏、金甬、畫輶、金厄（軛）、畫轉、馬三（四）匹、鑿勒。」
- 〈三年師兌殷〉04318-319：「金車：奉較（較）、朱虢鬻（鞞）斲（斲）、虎匱熏裏、右厄（軛）、畫轉、畫輶、金甬、馬三（四）匹、攸（鑿）勒。」
- 〈師克盨〉04467-468 ②：「駒車：奉較（較）、朱虢鬻（鞞）斲（斲）、

① 器名後的數字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之編號。

② 尚有一器為美國聖路易市（Saint Louis）私家收藏〈師克盨〉（參楊曉能：〈美國聖路易市私藏師克盨的再考

虎匱^③熏裏、畫轉、畫轄、金甬、朱旂、馬三（四）匹、攸（鑿）勒。」

- 〈罍盃〉04469：「駒車：牽較（較）、朱虢𨔵（靺）斲（斲）、虎匱熏裏、畫轉、畫轄、金甬、馬三（四）匹、鑿勒。」
- 〈吳方彝蓋〉09898：「金車：牽𨔵（靺）朱虢斲（斲）、虎匱熏裏、牽較（較）、畫轉、金甬、馬三（四）匹、鑿勒。」
- 〈四十三年逯鼎〉^④：「駒車：牽較（較）、朱虢𨔵（靺）斲（斲）、虎匱熏裏、畫轉、畫轄、金甬、馬三（四）匹、攸（鑿）勒。」

以上諸例除〈吳方彝蓋〉為西周中期器、〈泉伯戎毀蓋〉的時代介於中晚期，其他器的時代都在西周晚期。這七例都屬於冊命賞賜銘文，因此我們可知「金甬」屬於車器，且應具有身分的象徵意義。

「金甬」引起文字學界的注意而加以考釋，乃與此物記載於〈吳方彝〉與〈毛公鼎〉銘有關，尤其〈毛公鼎〉銘文的字數多，於晚清時就有多位清儒加以考釋，迄今對〈毛公鼎〉銘文考釋的學者甚多^⑤。對於金甬的看法，有二派意見最值得注意，一派以為金甬是青銅車的一種套子，另一派以為金甬是一種青銅樂器，尤其第一種說法至今為較多學者所從。

第一說以徐同柏和上海博物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為代表，認為是一種車軸上的套子。清代學者徐同柏認為「金甬」當釋作「金釭」：

金釭，字作甬，《說文》：「釭，車轂口鐵也。」〈釋名〉：「釭，空也，其中空也。」甬乃鐘柄，釭形似之，故假借甬為釭。^⑥

徐同柏的意思是「甬」為「釭」的假借字，金甬是車轂口的銅件，《商周青銅器銘文選》解釋「金甬」為「車軸頭上的青銅套子」^⑦可能受徐說的影響。依《說文解字》對釭的釋義，釭是車轂口的鐵質部分，這類器的

察》，《考古》1994年第1期）。

③ 集成編號04467師克盃於銘文鑄造時漏匱字，由集成編號04468可以補足。

④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寶雞市考古工作隊、眉縣文化館、楊家村聯合考古隊：〈陝西眉縣楊家村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6期，頁4~42。鑄器人逯，或隸定為逯、逯、逯，隸定為逯實較逯為佳，然學界提及此組器多有分歧，姑暫依考古報告隸定為逯，以免困擾。

⑤ 歷來的重要學者如：徐同柏、吳式芬、吳大澂、孫詒讓、劉心源、王國維、郭沫若、容庚、高鴻缙、董作賓等諸位先生，都做過考釋，而唐蘭、陳夢家兩位先生也曾對其中的部份賞賜物做專題研究。

⑥ 清·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清蒙學報館影石校印本），收錄於北京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藏金石研究資料叢刊》（冊9，2004年3月），卷16，頁29。

⑦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4月）第3冊，頁176。

質材爲鐵，或有學者認爲亦可以銅質爲之，但釭這類車馬器的出現應晚於西周，西周車馬中未見，是東周中期以後才漸漸發展出來，秦漢時代的車軸上就很常見了，因此以金甬爲金釭的說法，在器物時代上是不合的，也欠缺實例證明。《銘文選》未指出是否同意金甬爲金釭，然其云「車軸頭上的青銅套子」則和車釭的位置相似，或有他指，但沒提出什麼論證。

另一說是以金甬爲樂器，或以爲鐘，或以爲鈴，這一說雖未成爲今日的主流意見，但仍有不少學者立說。清代阮元（1764-1849）考釋〈吳彝〉（即〈吳方彝〉）時提出甬爲「古鐘字」的看法⁸。

郭沫若先生考釋〈毛公鼎〉「金甬」時，以鈴釋之：

觀諸器銘之言「金甬」者，均與軛衡及其附屬物相連帶，本鼎言「右厄、畫轉、畫輶、金甬、趙衡」，〈象伯斝〉言「金甬、畫輶、金厄、畫轉」，〈吳彝〉言「畫轉、金甬」，〈鬲盨〉言「畫輶金甬」——衡者轅（今言車柄）端之橫木，輶者伏兔下之革帶（伏兔在車下，車轅銜軸之處），後端縛於軸，前端縛於衡，厄在衡上所以又馬頭，轉通作轉，厄之裏也。——轉輶均附屬於軛衡之物，則「金甬」亦必屬於軛衡，斷不至於軛衡諸物中而突閒以轂口之鐵。故徐說決非。然則「金甬」當為何物？曰，《續漢書·輿服志》所屢見之「吉陽簫」者，是也。〈志〉曰「乘輿：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簫，鸞雀立衡」，又曰「六百石以上施車輶，得銅五末（五祭），軛有吉陽簫。」又曰「凡輶車以上軛皆有吉陽簫。」据此，可知「吉陽簫」乃施於軛上之物，左右各一。然此究為何物，舊注無說。余謂「吉陽」當即吉祥，「簫」當即《說文》鐘下重文之鏞。「吉祥鏞」殆謂鸞鈴。（今傳世有漢牛馬鈴，多書吉宜字，器甚小，疑即此類。）觀《續漢志》於「乘輿左右吉陽簫」之下即著以「鸞雀立衡」，於公侯大夫之車則否，可知天子之車於衡上立鸞雀，即以鸞雀銜其鈴，公侯大夫之車則僅繫鈴而不著鸞雀。彝銘之「金甬」，有鸞與否不得而知，然其爲金鈴金鐘，則毫無可疑。⁹

郭先生的論點中，引用《續漢書·輿服志》的意見很值得留意，茲再引錄〈輿服志〉文如下：

乘輿、金根、安車、立車，輪皆朱班重牙，貳轂兩轄，金薄繆龍，爲輿倚較，

⁸ 清·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5。

⁹ 郭沫若：《金文叢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頁288~289。

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

景帝中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轄，得銅五末，軛有吉陽筩，……

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文畫輶轄，吉陽筩，朱班輪……二千石以下各從科品，諸轄車以上，軛皆有吉陽筩，……

雖然「吉陽筩」見載於《續漢書》，而陳述內容為西漢，與「金甬」一詞的時代西周在時間上間隔甚長，但是由「筩」與銘文「甬」同屬車器，名稱相當，筩是甬的後起字。其他車器名稱如「較」、「軛」、「衡」等，不論西周或西漢皆無不同，郭說的確值得重視。漢代吉陽筩稱筩，可能沿自較早的金甬之名。

楊樹達先生在〈象伯戎殷跋〉一文中也以金甬為金鈴：

錫物又有金甬。金甬者，余去歲撰〈釋甬〉篇，謂甬為鐘之象形初文，此云金甬，即金鐘也。（薛氏《款識》卷壹釋商鐘之甬為鐘，阮元釋吳彝亦謂甬即鐘字。）此文皆言車上之物，車上不得有鐘，而云金鐘者，車上有鈴。《廣韻》云：「鈴似鐘而小。」鐘與鈴大小雖異，而形制則同，故云金鐘也。番生毀記王賜諸物與此文略同，此文之金甬，彼文作金童，童為鐘之省，亦足證明余說。^⑩蓋此器用象形初文，彼用後起字鐘之省形字也。^⑪

楊先生以為「甬」字象鐘之初文，是以甬為甬鐘之象形，然目前所能見到甬鐘最早的例子是西周的，商所見樂器與甬鐘形近者為饒，饒之柄在下，而甬字最早亦見於西周銘文，在銘文考釋上，甬字的釋形至今仍有分歧，有學者認為甬是樂器的象形，也有認為甬是甬字的初文，當前研究「甬」字形構的較新意見是江學旺先生〈「甬」字構形試探〉^⑫一文的看法，是文學遣策、古文字材料和文獻比對，以為甬為甬之初文，這一說還待商榷。

郭、楊兩位先生考定金甬為金鈴，甚具卓見，漢人猶將「鈴」稱為「筩」，可為旁證。車馬器的確有「鈴」這類器物，考古報告習稱為「鑾鈴」或「鑾」。

陳漢平先生提出疑問：

^⑩ 於此，要澄清的是楊樹達先生此處以〈番生毀〉說金童與金甬為一物，是不確的，〈番生毀〉的金童即為〈毛公鼎〉的金鐘（或隸定為金鍾），和金甬為兩物，不應混為一談。

^⑪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頁3。該文作者自註日期為1941年1月14日。

^⑫ 江學旺：〈「甬」字構形試探〉，《古文字研究》第23輯（北京：中華書局、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6月），頁201~204。

或說金甬為銅質鈴鐺，在馬頸下或車衡、車軛下，但冊命賜物另有繚鈴一項，故金甬似非銅鈴，亦誌此存疑。¹³

這樣的疑問牽扯到賞賜物「旂」上的「鈴」，〈毛公鼎〉02841的「朱旂二鈴」和〈番生毀蓋〉04326「朱旂釐金芳二鈴」¹⁴。這和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對桓公二年臧哀伯所言「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所做的注釋「鈴在旂」是完全相合的。陳漢平先生的質疑是將西周銘文的旂鈴與考古報告所稱的繚鈴相混了。

三、「鸞」、「鑿」與「繚」所指稱的器物

(一)文獻中關於「鸞（鈴）」的問題

關於車馬器鸞（鑿）鈴，古書作「鸞」，今之考古報告多用「鑿」字。在經文中，以《毛詩》出現的「八鸞」一詞最為常見：

〈小雅·采芑〉「八鸞瑤瑤」

〈大雅·烝民〉「八鸞鏘鏘」、「八鸞喑喑」

〈大雅·韓奕〉「八鸞鏘鏘」

〈商頌·烈祖〉「八鸞鷁鷁」

還有〈秦風·駟鐵〉「輶車鸞鑿」、〈小雅·蓼蕭〉「和鸞雝雝」、〈小雅·庭燎〉「鸞聲將將」、「鸞聲噦噦」、〈小雅·采芣〉「鸞聲嘒嘒」、〈魯頌·泮水〉「鸞聲噦噦」，《毛詩》以外，尚有：

《周禮》〈夏官司馬·大馭〉「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

《禮記》〈少儀〉「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玉藻〉「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

〈經解〉「升車，則有鸞和之音」

〈仲尼燕居〉「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

《春秋左氏傳》桓公二年「錫、鸞、和、鈴，昭其聲也。」

先秦其他典籍如：《荀子》〈正論〉、〈禮論〉、〈大略〉「和鸞之聲」等。

¹³ 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86年12月），頁247~248。

¹⁴ 由二人的職稱和受賜物，可推得「朱旂二鈴」的等級是目前所見西周銘文中等級最高的旂。「朱旂二鈴」與「朱旂釐金芳二鈴」可能只是名稱繁簡有別而已。

由以上所引先秦典籍，皆可知「鸞」與「和」為車馬器的鈴之專名，「鸞和」常並稱。但是，這些文獻都沒提到鸞所置之處，及其形狀，因此不得不求諸漢儒以下的注解。

〈小雅·蓼蕭〉「和鸞雝雝」，毛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鄭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

〈秦風·駟鐵〉「輶車鸞鑣」，鄭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孔疏云：「謂異於彼玉、金、象也。《夏官·大馭》及〈玉藻〉、〈經解〉之注皆云『鸞在衡，和在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故異於乘車也。鸞、和所在經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

《禮記》〈玉藻〉鄭注：「鸞在衡，和在式。」孔疏曰：「鸞在衡、和在式，《韓詩外傳》文也。若鄭康成之意，此謂平常所乘之車也。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也。」

《周禮》〈夏官司馬·大馭〉賈疏：「鄭知鸞在衡、和在軾者，鄭見《韓詩傳》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乘車先馬動，次鸞鳴乃和應，明鸞近馬首，和更近後，故知鸞在衡、和在軾也。且按秦詩云：『輶車鸞鑣』，毛云『鸞在衡』，鄭云『鸞在鑣』，不從毛義者，鄭以田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衡。」

又《史記》〈禮書〉裴駟《集解》引服虔曰：「鸞在鑣，和在衡。」

由此可知，在漢儒的看法上，乘車的鸞在衡，田車的鸞在鑣，至於和，或云在軾，或云在衡。

《春秋左氏傳》桓公二年「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杜注：「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孔疏：「鸞、和，亦鈴也，以處異故異名耳。」杜預認為和在衡，與服虔說同，又和毛亨「在軾曰和」不同。

梁履繩《左傳補釋》云：「東萊呂氏《讀詩記》引《韓詩》說『在軾曰和，在軾曰鸞。』與諸說又異，蓋衡軾相連，稍變其文，無足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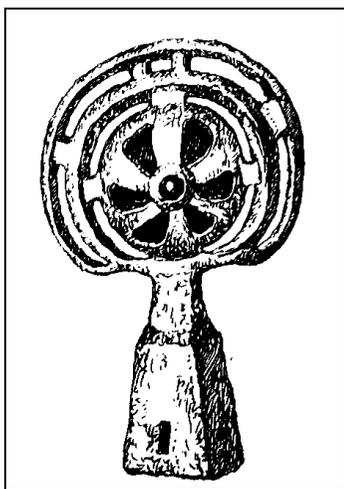
⑮ 呂祖謙的說法或有其出處，考古出土周代車軛上常有「鑾鈴」，與呂說相合。

由以上的說法，我們可以列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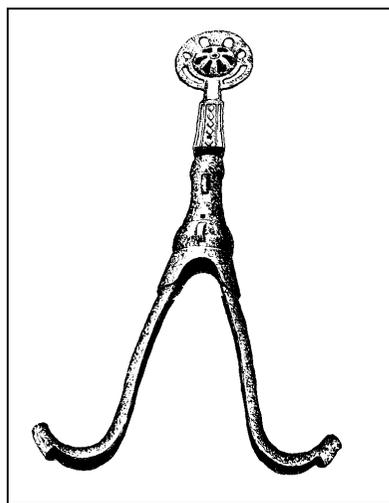
⑮ 清·梁履繩：《左傳補釋》（台北：藝文印書館，《皇清經解續編》），卷2，頁3上。

專名	鈴的位置	提出說法的學者
鸞	(乘車) 在衡	鄭玄
	(田車) 在鑣	毛亨、鄭玄、服虔、杜預
	在軛	呂祖謙引韓詩
和	在軾	毛亨、鄭玄
	在衡	服虔、杜預

由出土的周代車馬器來看，衡和軛上都有鈴，形制大抵相同，古器物學界稱爲「鑾鈴」或「鑾」(參附圖一、二)，至於軾上置「和」，則猶未見之。



(附圖一)



(附圖二)

考古報告所稱的「鑾鈴」及「鑾鈴和銅軛」

(圖引自 劉永華：《中國古代車輿與馬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1月)，頁32。)

(二) 纒旂和旂上的鈴

由西周銘文來看，纒作爲器物名，其用法主要有二：一是作器物的專名，單獨使用，如〈柞鐘〉00133-139「載、朱黃、纒」、〈七年趙曹鼎〉02783「載市、同黃、纒」、〈翌毀〉04272「赤_〇市、纒」；另一種現象就是與旂、纒結合爲旂纒專名使用，如〈善夫山鼎〉02825「玄衣黼屯、赤市、朱黃、

繅旂」、〈頌殷〉04332-339「玄衣黼屯、赤市、朱黃、繅旂、攸勒」、〈走馬休盤〉10170「玄衣黼屯、赤市、朱黃、戈珣戒彤沙厚必（秘）、繅旂（旂）」、〈輔師夔殷〉04286「載市、素黃、繅旂」。因此西周銘文中所稱的「繅」不屬於車馬器，而是屬於旂（繅旂）的器物。考古報告所稱的鑾鈴和西周銘文中的繅，分屬不同的器物。也就是說，衡或軛上被考古學界稱為鑾的鈴，在冊命賞賜銘文中並不稱為「繅」。

關於「繅」、「繅旂」，陳夢家先生有系統地考釋，提出意見：

文獻上比較統一的說法是（1）鈴在旂上，（2）和在軛上，（3）鸞在衡上，（4）鸞鈴在鑾上。

出土之鑾鈴屬於軛首，乃車器之在衡者。

金文「繅旂」出現了十多次，而在共、懿時代三器上但稱「繅」，另外又有「繅旂」一器。凡此繅字，自然是鑾或鸞之初形，但其意義可有三解：（1）讀作鑾和旂，是二物，故所賜可有鸞無旂，《漢書·郊祀志》上「賜爾旂鸞」（2）鸞旂是畫鳥之旂，《文選·東京賦》「鸞旗皮軒」薛注云「鸞旗謂以象鸞鳥也。」則似旗一類；（3）是有鑾鈴之旗，猶有鈴之刀為鸞刀。《詩·信南山》「執其鸞刀」鄭箋云「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切也」；《公羊傳》宣公十二年「右執鸞刀」何注云「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郊特牲》「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正義云「必用鸞刀取其鸞鈴之聲。」

（2）見于《文選》薛注，乃是晚出的注解，恐不可取。金文但賜「繅」的，可能為鑾旂之鑾，我們舊以為是「繅旂」之省，恐不可以。（3）則一般金文的「繅旂」，應作有鈴的旂解，有鈴之「旗」則為「繅旗」。¹⁶

陳先生由傳世古籍上的記錄得到的結論是：「金文的繅旂應做有鈴的旂解」。這一點由西周銘文來檢驗大致是合理的，而且又於文獻有據。

以出土文物和文獻相比對，軛與衡上都有「鑾鈴」，形制大抵相同，文獻或將軛上的鈴稱為「鸞」，衡上的鈴稱為「和」，本文認為：文獻所稱的「鸞」與「和」是位置的不同，形制無別。因此，考古報告將出土在軛及衡上的鈴都稱為「鑾鈴」，是合宜的。

¹⁶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燕京學報》新1期（1995年），頁287。

關於「鈴」，最值得留意的是〈毛公鼎〉02841「朱旂二鈴」與〈番生殷蓋〉04326「朱旂釐金芳二鈴」，這兩例是目前所見西周銘文中等級最高的旂，而旂上有鈴作為身分的等級象徵。另外，〈班簋〉04341銘載賞賜「鈴鑿」是比較特別的，班的爵位是公（本來是伯，接續虢職公服，升為公爵），賞賜物「鈴鑿」在釋讀上有二說可為參考：李學勤先生以為：「大約是一種表示身分的馬勒，有似師鬲鼎的『太師金膺』。」¹⁷而《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則認為「鈴和勒」，並指出鈴是旂：「旗上的銅鈴，鈴亦可代表旗，毛公鼎銘「朱旗二鈴」，鈴為旗之量詞。」¹⁸由銘文中旂和鈴的伴隨現象來看，《銘文選》的解釋較為有據，依其說鈴鑿是旂和鑿。

四、出土文物的研究

西周出土文物中，有一類被古器物學界稱為「鑿鈴」或「鑿」的車馬器，這類器具有身分的代表性。吳曉筠女士在「商周時期車馬埋葬研究」¹⁹中對「張家坡西周墓地」提出以下的看法：

大型墓葬隨葬的車馬器器類較多，書轄（以書的發現為主）、鑿、銜、鑣為車馬器的基本組合。實用型車馬器的發現較為普遍，車器與馬器似乎同樣受到重視。在車馬器的埋葬上，書轄作為車的象徵，銜鑣作為馬的象徵，而鑿鈴則表現禮的概念。²⁰

對於「天馬——曲村晉國墓地」其意見為：

這一階段晉侯墓地已經不再強調墓葬內的車馬隨葬，所留下來的，也只是鑿鈴而已。而鑿作為墓葬內發現次數最多的一種車馬器，在實車及實用性車馬器隨葬已經衰落的時代裏還能繼續保持，也說明了鑿作為葬車之禮的最後代表，是西周時期等級最高的一種車禮器。²¹

張家坡墓地北區是井叔家族的墓地，時間由西周早期一直延續到晚期，吳

¹⁷ 李學勤：〈班簋續考〉，《古文字研究》第13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6月），頁183。

¹⁸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4月）第3冊，頁109。

¹⁹ 吳曉筠：「商周時期車馬埋葬研究」（北京：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研究學位論文，2003年6月）。

²⁰ 同註19，頁126。

²¹ 同註19，頁131。

文指出的「鑾鈴則表現禮的概念」，很有啓發。由晉侯基地的研究也顯示鑾成爲具有身分象徵意義的車馬器，時代爲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虢國墓地亦呈現出以鑾鈴爲身分等級標誌的現象。「鑾鈴」在車馬器中的突出的地位，是由西周中晚期一直延續到春秋時代，也可以說鑾鈴是車馬禮器中等級最高的禮器。

由上述研究中，可以清楚明瞭西周中期以後至春秋早期，以「鑾鈴」在車馬器中，最具有身分等級的代表性，既然「鑾鈴」這麼重要，那麼在爲數不少的西周賞賜銘文中，在陳述車馬器時，不該沒有提及，我們就成組的詳細車馬器來看：

較—鬲—斲—匱—軛—轉—輶—甬—衡—踵—豕—約—釁—金簞—弣—魚—荀—攸—勒—蠶—雁

這些名稱中，唯一有可能是鈴這類樂器用字的只有「甬」，而鑾鈴在西周至春秋考古研究上所呈現的重要性，與西周銅器銘文以金甬爲具有身分象徵的賞賜物，恰有相合之處。上引吳女士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佐證，車馬器作爲冊命賞賜物本有身分的象徵意義，漢代的吉陽箏這類置於車上的樂器（鈴）乃是沿用了周朝車馬禮器中的金甬，由其名稱便可以連結，甬釋爲樂器亦由此得到重要的佐證。吉陽箏和金甬都是畫定身分等級的器物，而周代考古的研究鑾鈴又是車馬器中最具身分代表性的禮器，本文認爲考古學上所稱的「鑾鈴」應即爲銅器銘文中的「金甬」。

五、結 論

出土車馬器在衡或軛上，常有鈴這類器物，考古報告習稱爲「鑾鈴」或「鑾」，文獻或稱爲「鸞」、「和」，然而銘文並不稱爲「鸞（鸞、鑾）」，本文認爲這類器物就是「金甬」。而在西周銅器銘文中「鸞」多用於旂類，旂上的鈴這類器物，銘文稱爲「鈴」，文獻也稱爲「鈴」。關於「鸞」、「鑾」、「鸞」這三個字，都從「鸞」，讀音相同，不免讓人感到困擾，本文在此將其名稱依「銘文記錄」、「文獻記錄」、「考古學界及古器物學界稱呼」分別開來，以表格顯示其異同如下：

銘文記錄	文獻記錄	考古學界、古器物學界
金甬	鸞	鑾鈴
	(和)	(鑾鈴)
鈴	鈴	鈴
繅	鸞旂	(鈴)

「金甬」具有身分的代表性，是成套車馬賞賜物的組成要件之一，在西周墓葬制度中，是最具代表性的車馬器物，其數量可作為身分劃分的參考。

A Study of the Bronze Inscription on “Bronze Yong” and Document “Luan He”

Cheng, Hsien -jen *

【 Abstract 】

This article will use the excavated artifacts to discuss the inscription on the bronze products of Western Chou “bronze Yong” and the musical instruments “Luan He (鸞和) recorded in the documents.

“Bronze Yong,” a bestowal bronze products found in Western Chou, is usually interpreted as “the bronze cover over the axle.” However, this article will try to prove that “bronze Yong” is in actuality a bronze bell, called “luan bell (鸞鈴)” by archaeologists, which was used by people with high social status in the beam or yoke of their vehicle.

This article will also analyze the inscription “luan” in bronze products in Chou dynasty to clarify the meaning of “bronze Yong,” “luan bell,” luan he,” as well as “luan”.

Keywords: Zhou Dynasty etymology bronze vessels bronze Yong
musical instrument

*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